

10.08

靖江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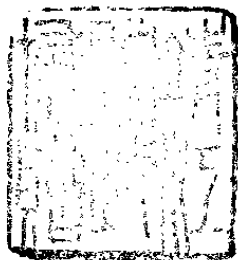
輯

89

Vt161/32

靖江文史資料

第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靖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编 审 朱根勋
主 编 李任航

封面设计 杨家保
摄 影 吴渝生

靖江文史资料 第九辑

编 印：政协靖江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承 印：国营靖江印刷厂

书号：苏扬出准字(89)第18号

开 本：32开 页数：247页

印 数：4000册 定价：2.00元

目 录

蒋天佐同志生平·····	江 西 (1)
遥祭天佐·····	楼适夷 (5)
深切悼念蒋天佐同志·····	张 报 (14)
华中鲁艺战斗中的知友——蒋天佐·····	黄 源 (19)
蒋天佐同志周年祭·····	钟潜九 (29)
 乱世英雄朱骥·····	 吴 岩 (34)
一、拜老头子起家	
二、乘乱崛起	
三、抗日除暴	
四、火并中身亡	
我对朱骥的印象·····	施亚夫 (52)
郑清 祁志云之死·····	高继绪 (55)
 从迷困歧途到投向光明	
——我对当年的回忆·····	陶明德 (58)

- 一、家庭及青少年时期
- 二、组织抗日游击队
- 三、投敌经过及两次被捐
- 四、忠救军的审讯
- 五、伪十九师袭扰靖江前后
 - 1、伪十九师力图控制靖江
 - 2、王钟鸣与我的矛盾
 - 3、陈正才部侵占新港和被歼
 - 4、再次被日寇宪兵队拘捕
 - 5、洗劫靖城
- 六、驱逐伪特务团和伪十二旅
- 七、投向共产党

打入伪靖江警察局的经过……………盛仁东(93)

朱克靖罹难经过……………毛立祥(114)

盛荫北先生生平……………峙 中(123)

一个令人难忘的开明士绅

——回忆孙叔贤先生……………张 诚 朱敬赤(141)

靖江师范教育史略……………陆尔铨(150)

靖江教育界数先辈轶事……………崔 苏(162)

我的父亲张晓江……………张 能(170)

杨瀚如先生首创生祠小学……………刘炽炎(174)

诸医道 通文墨

——忆先父陆慎其……………陆正纲(179)

回忆父亲朱庆恒……………朱膺善(190)

忆龚浩……………蒋逸成(196)

郑永清参加地下工作点滴……………盛仰平(202)

短枪队指导员卢朴……………莫 珊(207)

忆优秀的公安干部朱直……………蒋逸成 朱敏信 陈 仁(214)

朱直烈士碑……………(221)

王倬烈士碑……………(223)

话说靖江方言……………郑博文(224)

名闻遐迩的靖江猪肉脯……………王 青 闻 斯(235)

“细品金波比玉液”……………江 牧 朱卫国(242)

烈士纪念馆和烈士纪念碑(摄影)……………(封二)

莫道桑榆晚 余霞尚满天(国画)……………(封三)

蒋天佐同志生平

江 西

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西省六届人大代表、著名文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原江西省文联副主席、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西省委员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江西分会名誉主席蒋天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七年八月六日十八时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蒋天佐同志原名刘季眉，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县。青年时代便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参加左联，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一九三五年出

狱后，到上海从事文艺译著工作。一九三八年恢复组织关系，任上海文化界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发表长篇论文《什么叫抗战文艺》，在文艺界积极宣传抗日。一九四一年在苏北根据地任鲁迅艺术学院教授，从事教学、编辑和部队宣教工作。一九四三年因负伤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从事民主统战工作。一九四五年十月，他与郑振铎等同志创办了政治性刊物《民主》，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弊政，揭露他们发动内战的罪行，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进行了舆论和筹建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蒋天佐同志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解放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央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从事行政、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许多文章。一九六〇年调江西省文联工作，负责主编《江西文艺》杂志，先后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席、江西省文艺学会副会长、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省六届人大第一、二次会议常委。在一九八六年省五次

文代会上，被聘请为省文联顾问，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名誉主席。

蒋天佐同志翻译过许多中外杰出作家的优秀文艺作品，主要有：狄更斯的长篇巨著《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荒野的呼唤》、《雪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寓言集》及《斯大林论文艺》等。他出版的文艺论著有《低眉集》《海沫文谈偶集》等。他的译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在我国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蒋天佐同志一贯努力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翻译、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艺理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表了不少见解新颖、富有文采的文艺评论，敢于维护真理和批评谬误，具有战斗性和说服力。

蒋天佐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发展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努力。他热心民主党派工作，为一九八二年十月民进中央直属江西省支部的组建，做出了贡献。曾任民进中央直属江西省支部主任。

十年浩劫中，蒋天佐同志受到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都得到了澄清。中央文化部党组和中共江西省委对他的全部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给他全面地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蒋天佐同志对此深为感动，他衷心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努力工作，虽然长期病魔缠身，但他仍坚持阅读了大量书刊，从事译著的修订工作，为中青年作家的书稿撰写序文，并经常为报刊撰写文艺评论、诗歌等。

蒋天佐同志从事革命工作五十余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光明磊落，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爱护同志，热心培养和关心青年作家，为党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即使身处逆境，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和从事译著工作，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遥祭天佐

楼适夷*

得到天佐同志久病不治，默默谢世的噩耗，多年来盼待他有朝一日会康复如常的愿望，终于也黯然消逝了。

我同天佐同志初识于蒋介石的牢狱里。是五十三年以前的事了，我在南京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被判了刑，移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执行。在那里，新到的囚徒照例关在条件最恶劣的南监大号子里，常常得经过三月半年的时间，知识分子政治犯，如被认为不“调皮捣蛋”，才能转移到条件稍好的北监。我却出于意外地只在地狱似的大号子呆了不到一周，就搬到北部的“勇字监”小号子了。——这件事后来才明白，狱中有一位少校衔狱官沈炳铨，他是我党的同情者，特别肯照顾文

*作者系浙江余姚人，中国现代作家，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

化人政治犯，使他们的牢狱生活过得好些。天佐的大女儿就因其爱人奔走营救天佐，无法生育，就由沈的夫人代养了好久，沈后来从台湾起义来京，一直勤勤恳恳为新中国工作直到最后。——却说这“勇字监”每房只关两个人，一边有高大铁窗面对大院，光线充足，一边的牢门上有个小方孔，可以眺望走廊和对面部分号子。就在这小方孔里，我认识了天佐。一个苍白、瘦削而清秀的青年。当然所有囚人面色都是苍白的，可他特别显出一副病容。我住十八号，他住九号，隔一条走廊，恰巧门对门，互相可以对话。我在牢中用的是化名，但原名已暴露，成了公开的秘密。他知道我是谁，并告诉我，他叫刘健，爱好文学，于是二人的共同语言就多了。

不知隔了多久，大概从夏天到已近冬天，他在外出放风时，悄悄塞一张小纸条给我。“我就可以出去了，今后想做文学工作，希望得到指教，希望你早点出狱。——刘健。”过不几天，他果然因病保释了，小方孔里，望不见那苍白瘦削的脸孔了。

待我们重新相见，已在六、七年之后，抗日战争

的后期了，我辗转从后方到香港，又从香港到已成“孤岛”的上海，天佐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回上海治病，就留下来大家一起做地下式的抗战文化活动，办刊物，开座谈会，一直到互相串门，一起玩儿。他总是那么病病恹恹的。我还记得他在苏北与敌寇遭遇中，腿上负过伤。可他那时早已是一位以文学评论家、杂文家、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与读者相见了，即使身在病中，也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他神情文文雅雅，还有点忧忧郁郁，可他的文笔遒劲明朗，尖锐有力，可以克敌制胜，而为读者所喜爱。在日寇环伺，极端复杂，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共同奋斗，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战友之间，有一种后来不大会得到的特别亲密的感觉。这一阶段的交往，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侵入为止。

抗战胜利，我从苏北调回上海，好多人也从大后方复员回来了。冯雪峰住在一家书店的亭子间里，埋头写他的寓言，我不时跑去看看他，常常可以碰到天佐。天佐在上海写作，翻译，编民主统战工作的刊物。后来我在苏联办的《时代日报》工作，我们有一伙人朝

夕相处，亲密无间，留到以后都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朋友，如姜椿芳、陈冰夷、叶水夫、许巍然、林淡秋、满涛、王元化等等，其中一个就是蒋天佐。

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好象不闹到全军覆灭，仓皇逃遁是决不甘休的样子。上海广大群众展开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大家还是各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到解放战争全面开展，中共驻国统区代表撤回延安，我们才奉命离开上海，一起到了香港。好几位朋友在香港九龙郊外荔枝角海边，一个小山脚下的渔村里安营扎寨，仍旧做我们的文化工作，准备待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回祖国大陆去参加新中国建设工程。我同天佐好象总是分不开，又成了朝夕相见的邻居。天佐是内向型性格的人，常常沉默寡言，一个人埋头默默地写作着。人总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我们在同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小整风，不免大家批来批去，有时还闹得不痛快。但归根到底，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大家准备迎接一个新的中国，感到自己的职责重大，意气是奋昂的。

我于一九四九年六月由海道北上，赶上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天佐已先我到京，是大会秘书处的筹备人之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来他留文化部，我被配到别的部门，过一年又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志愿军部队。有两年和天佐没有联系。到一九五二年，在部队里搞“三反”，打大老虎正打得起劲，接到中宣部的调令，回北京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出版社在正式建立之前，国家文学出版编辑工作，已由文化部艺术局的编译处打下了基础。处长曹靖华，副处长蒋天佐，他们订出了中外古今几套有系统的计划，并开始动手做了不少工作，由开明书店等出版了一些书。一九五一年正式成立出版社，从上海调来冯雪峰当社长，天佐是出版社的第一任的副社长。雪峰的出版方针着重抓重点。还有一位上级，也认为出丛书之类要十分郑重，质量水平，力求整齐，在初期还不够条件，于是把原订有系统出书的计划改变，打乱了原来一套设计。对于原设计者之一的天佐，当然是很不愉快的，加之本来身体坏，支持不住，需要

长期治疗。我回北京，得和两位老友一起工作，觉得是挺理想的。天佐要调工作，我还真是满腔热情垂涕而道，向他做了不少工作，可没有成功，他又调回文化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其实他那种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搞机关行政未必合适。这样的，大家又形成了隔阂。直到反右斗争中雪峰挨整，我也一度被调离出版社，到改由“作协”领导的作家出版社去了，这是一九五八年了。只经过短短两年，又重新随出版社的归并，回到了“人文”。可这期间，天佐在文化部出了毛病。人谁没些毛病呢？反正有那么些爱整人的人，不整你这个，便整你那个。天佐一下子可被整得狠，而且从此告别了北京，一九六〇年被调到江西省文联去。在北京的友人，就难得有机会见他了。当然，有时还是要怀念的。记得一九六四年我去广州回来，在车厢中遇到一位旅伴要在南昌下车，我记起天佐，匆匆写了一张明信片托他下车投邮，表示路过南昌，不能下车探望，非常遗憾。回北京不久，便接到他热情的回信，显然他在那里，也是很怀念北京友人的。

在我们友谊史上，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的一

段。一九七九年他从江西到北京来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事实他已不能到会，人住在医院，出了院又住在胞兄刘述周同志的家里，我和另外在京的同志去探望他。他对自己的病情谈得很少，而对大会及文艺界的事却非常关心，谈话往往侧重后者，把探病的主要任务搁到一边儿去了。他在北京留到第二年的春天，我很后悔没有多去探望几次。有一次去探望冯乃超，打个电话想顺便瞧瞧天佐，才知道他已带着病体回南昌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而不断的书信往来，却反而比朝夕相处时更能以心相见，而更加亲密了。这七、八年中他有时住院，有时在家，已经常离不开病床了。他的信大都是从病床上写出来的，有的还是长信，依旧是秀丽、潇洒的笔迹，依旧是少谈病体而多谈天下国家大事，思想动态，文学现状，有时则互相讨论一个问题。他在病床上写出文章来，更想不到他的旧体诗居然写得那么漂亮，有时还互相唱和。来信只偶然谈到了病情，起床、穿衣已需要别人帮助；因为卧久了，身上长了褥疮。听了叫人觉得很难过。可去了信他每信必复，大部分是亲笔，